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三十三回 保殘疆血戰臺南府 謀革命舉義廣東城

話說肇廷提起了劉永福守臺南的事，大家知道他離開臺灣還不甚久，從那邊內渡的熟人又多，聽到的一定比別人要真確，都催著他講。肇廷道：「劉永福雖然現在已一敗塗地，聽說沒多時，纔給德國人營救了出險。但外面議論，還是沸沸揚揚，有贊的，有罵的。贊他說的神出鬼沒，成了《封神榜》上的姜子牙；罵他的又看做抗旨害民，像是《平臺記》裡的朱一桂；其實這些都是挾持成見的話。平心而論，劉永福固然不是什麼天神天將，也決不會謀反叛逆，不過是個有些膽略、有些經驗的老軍務罷了。他的死抗日軍，並不想建什麼功，立什麼業，並且也不是和威毅伯有意別扭著，鬧法、越戰爭時被排斥的舊意見。他明知道馬關議約時，威毅伯曾經向伊藤博文聲明過，如果日本去收臺，臺民反抗，自己不能負責。現在臺民真的反抗了。自從臺北一陷，邱逢甲、林朝棟這班士紳，率領了全臺民眾，慷慨激昂地把總統印綬硬獻給他。你們想，劉永福是和外國人打過死仗的老將，豈有不曉得四無援助的孤島，怎抗得過乘勝長驅的日軍呢！無如他被全臺的公憤，逼迫得沒有回旋餘地，只好挺身而出，作孤注一擲了。只看他不就總統任，仍用幫辦名義擔任防守，足見他不得已的態度了。老實說，就是大家喧傳劉大將軍在安平炮臺上親手開炮，打退日本的海軍這纔是笑話呢！要曉得臺南海上，常有極利害的風暴，在四五月裡起的，土人叫做臺風，比著英、法海峽上的雪風還要凶惡。那一次，日艦來犯安平，恰恰遇到這危險的風暴。永福在炮臺上只發了三炮，日艦就不還炮地從容退去，那全靠著臺風的威力，何嘗是黑旗的本領呢？講到永福手下的將領，也只有楊紫雲、吳彭年、袁錫清三四個人肯出些死力，其餘都是不中用的。所以據愚見看來，對於劉永福，我們不必給他捧場，也不忍加以攻擊，我們認他是個有志未成的老將罷了。我現在要講的，是臺灣民族的一部慘史。雖然後來依然葬送在一班無恥的土人手裡，然內中卻出了幾個為種族犧牲、死抗強權的志士。」合座都鼓著掌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，願聞，願聞！」那當兒，席面上剛剛上到魚翅，夢蘭出堂唱尚未回來。娘姨大姐滿張羅的斟酒，各人叫的林、陸、金、張四金剛等幾個名妓，都選花枝招展地坐在扇下。肇廷道：「自從永福擊退了日艦後，臺民自然益發興高采烈。不到□日，投軍效命的已有萬餘人。永福趁這機會，把防務嚴密部署了一番。又將民團編成二□營，選定臺民中著名勇士二人分統了。一個最勇敢的叫徐驥，生得矮小精悍，膂力過人，跳山越澗，如履平地，不論生番和土人，都有些怕他。一個林義成，原是福州人，從他祖上落籍在嘉義縣，是個魁偉的丈夫，和徐驥是師兄弟，本事也相仿。把這兩個人統率民團，自然是永福的善於駕馭。還有一個叫做劉通華，是朱一桂部將劉國基的子孫，在當地也有些勢力，和徐、林兩人常在一起，臺人稱做『臺南三虎』。不過劉通華生得獐頭鼠目，心計很深，遠不如徐、林兩人的豪俠。徐驥因為是自己的同道，也把他引薦給永福，做了自己部下的幫統。編派已定，徐、林兩人日夜操練兵馬。甫有頭緒，那時日軍大隊已猛攻新竹。守將楊紫雲只抗月餘，大小二□餘戰，勢危請援。徐驥和林義成都奉了永福命令，星夜開赴前敵。剛走過太甲溪，半路遇見吳彭年，方知道赴援不及，新竹已失，楊紫雲陣亡。日軍乘勝長驅，勢不可當。於是大家商定，只好退守太甲溪。且說那太甲溪，原是一個臨河依山的要隘，沿著溪河的左岸，還留下舊時的磚壘，山巔上可以安置炮位。當下徐驥、林義成領著民團，幫同吳彭年把隊伍分扎在岸旁和山上，專候日兵來攻。」

「那天正是布置好了防務的臨晚，一輪火紅的落日，已漸漸沒入樹一般粗的高竹林後面，在竹罅裡散出萬道紫光，返照在正在埋鍋造飯的野營和沿河的古壘上，映得滿地都成了血色。夏天炙蒸已過，吹來的濕風，還是熱烘烘的。就在這慘澹的暮靄裡，有兩個少年在磚壘上面，肩並肩地靠在古壘的炮墩子上低低講話。兩人頭上都繞著黑布，身上穿著黑布短衣，黑纏腰。腰帶上左掛馬槍，右插標槍。兩腿滿纏著一色的布，腳蹬草鞋。一個長不滿五尺，面似乾柴一般的瘦，兩眼炯炯有威；一個是個稍長大漢，圓而黑的一張巨臉。那瘦小的不用說是徐驥，長大的便是林義成。那時徐驥眼望著對岸，憤憤地道：『他媽的！那矮鬼的槍炮真利害，憑你多大本領，皮肉總擋不住子彈。我們總得想一個巧妙的法子，不管他成不成，殺他一個痛快，也是好的！』林義成道：『說的是！有什麼法子呢？』徐驥沉吟了一回道：『大岡山上的女武師鄭姑姑，不是你曉得的嗎？拳腳固然練得不壞，又會一手好標槍。懂得兵法，有神出鬼沒的手段，番人沒個不畏服，奉她做女神聖。我想若能請她出來幫助我們，或者有些辦法。』林義成揚了一揚眉，望著徐驥道：『她肯出來嗎？你該知道鄭姑姑是鄭芝龍的子孫，世代傳著仇滿的祖訓。他們寧可和生番打交道，怎肯出來幫助官軍呢！』徐驥搖頭道：『老林，你差了！我們現在和滿清政府有什麼關係呢？他們早把我們和死狗一般的丟了！我們目前和日本打仗，原是臺灣人自爭種族的存亡，勝固可賀，敗也留些悲壯的紀念，下後來復仇的種子。況且這回日軍到處，不但擄掠，而且任意奸淫，臺中婦女全做了異族縱慾的機械。鄭姑姑也是個女子，就這一點講，她也一定肯挺身而出。』林義成道：『就算她肯，誰去請呢？』徐驥指著自己道：『是我。』林義成正要說話，忽聽背後一人喊道：『團長，你敢嗎？』兩人卻吃了一嚇。回過頭來，見是自己的幫統劉通華，滿臉毛茸茸未剃的鬍子，兩條板刷般的眉毛下露出狡獪的笑容。徐驥怒道：『為什麼我不敢！』劉通華道：『鄭姑姑住在二鯤身大岡山鐵貓椗龍耳瓮旁邊。從這裡去，路程不過□來里，可是要經過幾處危險的山洞溪澗。瘴氣毒蛇，不算一回事，最凶險的是那猴悶溪。那是兩個山岬中間的急流溪，在兩崖巔沖下象銀龍般的一大條瀑布。凡到大岡山的，必要越過這溪。除了番人，任你好漢，都要淌下海去。團長，你敢冒這個險嗎？』

「徐驥道：『什麼險不險，去的，就敢！』通華道：『敢去我也不贊成。臺灣的男子漢都死絕了，要請一個半人半鬼的女妖去殺敵？說也羞人！』義成冷笑道：『老劉不必說了，你不過為了從前迷戀鄭姑姑的美貌，想吃天鵝肉吃不到，倒受了她一標槍，記著舊仇來反對，這又何苦呢！』通華道：『我是好意相勸，反惹你們許多話。』徐驥瞪起眼，手按槍靶喝道：『今天我是團長，你敢反抗我的命令嗎？再說，看槍！』通華連連冷笑了幾聲，轉背揚長的去。這裡徐驥被劉通華幾句話一激，倒下了決心，一聲不響，漲紫了露骨的臉，一口氣奔下壘來。跑到一座較高的營帳前，繫著一匹青鬃大馬的一棵椰子樹旁，自己解下韁繩，取了鞭子，翻身跨上鞍。義成連忙追上來問道：『你就這麼去嗎？還是我跟著你同走罷！』徐驥回頭答道：『再不去，被老劉也笑死！你還是照顧這裡的防務。也許矮子今天就來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吳統領那裡，你給我代稟一聲。明天這時我一定回來，再見罷！』說著，把鞭一揚，在萬灶炊煙中，早飛上山坡，向峰密深處疾馳而去。林義成到底有些不放心，疾忙回到自己營中，囑咐幾句他的副手，拉了一匹馬，依著徐驥去的路，加緊了馬力追上去。翻了幾個山頭，穿了幾處山洞，越過了幾條溪澗，天色已黑了下來。」

「在微茫月光裡，只看見些洪荒的古樹、蟠屈的粗藤，除了自己外，再找不到一人一騎，暗暗詫異道：『難道他不走這條路嗎？』正勒住馬探望間，一陣風忽地送來一聲悠揚的馬嘶。踏緊了鐙，聳身隨了聲音來處望去，只見一匹馬恰繫在溪邊一株半倒的怪樹下，鞍鞅完全，卻不見人到。義成有些慌了，想上前去察看，忽聽轟的一聲，是馬槍的爆響。一瞥眼裡，溪下現出徐驥的身量，一手插好了槍，一手拉韁，跳上馬背，只一提，那馬似生了翅膀似地飛過溪流去了。義成纔記起這溪是有名的多蛇的，溪那邊便是雅猴林，雅猴林的盡頭就是猴悶溪，那是土人和生番的界線。義成一邊想，一邊催馬前進。到的溪邊，在月光下，依稀看見淺灘上蠕動著通身花斑的幾堆閃花。忙下了鞍，牽了馬，涉水過溪，方見清流裡橫著兩條比人腿還粗的花蛇，尾梢向上開著，紅色的尖瓣和花一般。靠左一條是中標槍死的，右面一條是馬槍打死的。看那樣兒，方想到剛纔徐驥被這些畜生襲擊的危險，虧得他開了路，自己倒安然地渡過溪來。看著溪那邊，是一座深密的大樹林，在夏夜濃蔭下，簡直成了無邊的黑海，全靠了葉孔枝縫中篩簾下一些淡白月影，照見前面彎曲林徑裡忽隱忽現的徐驥背影。義成遙遠地緊跟著前進。兩人騎行的距離，雖隔著半里多，卻是一般的速度。過了一會兒，樹林盡處，豁然開朗。面前突起衝天高的一個危崖，耳邊聽見澎湃的水聲。在雲月朦朧裡，瞥見從天瀉下一條挾著萬星跳躍的銀河，義成認得這就是最可怕的猴悶溪了。」

「忽見徐驥一出林，縱馬直上那陡絕的■路，義成怕他覺得，只好在後緩緩地跟上去，過了危■，顯出一塊較平坦的坡地。見那坡地罩出的高崖下，有幾間像船一般狹長的板屋，屋檐離地不過四五尺高，門柱上彷彿現出五彩的畫。屋前種著七八株榔樹，

屋後圍著竹林。那竹子都和斗一樣的粗。數丈的高，確是番人的住宅。看見徐驥到了椰樹前就跳下馬來，繫好馬，去那矮屋前敲門。只聽那屋前的竹窗洞裡一個乾啞的人聲問道：『誰？半夜打門！狗賊嗎？看箭！』言未了，砰的一響，一根沒翎毛尖長的箭，向徐驥射來。幸虧徐驥避得快，沒射著，就喊道：『我是老徐。』咿啞的一扇門開了，走出一個矮老人來。草縛著頭上半截的披髮，一張人蠟的臉藏在一大簇刺猥的粗毛裡。露著一口漆黑的染齒，兩耳垂著兩個大木環。赤了腳，裸著刺花的上半身。腰裡圍了一幅布，把編藤束得緊緊的。一見徐驥，現出凶狡的笑容道：「原來是你我只當來了一個紅毛鬼。」徐驥也笑道：『我不是紅毛鬼，我是想殺黃毛小鬼的鍾馗。』老人道：『我們山裡只有紅花的大蛇，沒有黃毛的小鬼，你深夜來做什麼？』徐驥道：『小鬼要來，盡你有大蛇也擋不住，我特地來請一位殺鬼的幫手。』老人道：『誰？』徐驥道：『你們的鄭姑姑。你們往常找鄭姑姑，必要經過猴悶溪。怎樣越過，你們肯幫我嗎？』老人像怪鳥一樣地笑了一聲道：『小鬼是要仙女來殺的，我們一定幫你。』說著，把手向屋裡一招，出來了一對五六歲的一男一女，赤條條的一絲不掛，頭上都戴滿了花草，兩臂刺著青色的紅毛文。女的胸懸貝殼，手帶銅鐲；右手挽著男的臂，左手托著豬腰似的果肉，自己咬了一口，喂到男的嘴邊。一壁嬉笑，一壁跳躍的出來，看見徐驥，詫異似的眼望老人傻看。

「老人向徐驥道：『這就是我的女兒和她自己招來的丈夫。你瞧，這對呆鳥，只曉得自己對吃樣果，也不分敬些客。可是你不要看輕他們，能幫你過溪的只有他們倆。』徐驥莫名其妙地聽著那老番很高興地講，隨後又很高興地吩咐那兩孩子領客人過溪。於是兩個孩子和猴子般向前竄，老番也拉了徐驥一同往高崖下瀑布沖激的斜坡奔去。義成看到這裡，正想舉步再跟，忽見木屋的側壁上，細碎的月光中閃過一個很長的黑影，好像是個人影轉過屋後不見了。心裡好生奇怪，不由自主地抄到竹林裡，又尋不到一些蹤跡，暗忖道：『難不成這裡有鬼？』回過臉來，恰對著那屋後的一個大窗洞。向裡一望，大吃一驚！只見一片月光，正斜照在沿窗懸掛著的一排七八個人頭上，都是瞪著無光的大眼，髻露著黑或白的齒，臉皮也有金箔色的，也有銀色的，慘賴的怕人。義成被這一嚇，不揀方向地亂跑，一跑就跑出竹林以外，恰遇到岩石的缺口處。在依稀斜月中，望見下面奔雷似的大溪河，溪河這邊站著老番和徐驥。看那老番，正望著怒瀑的兩岬間，指指點點地給徐驥講話。義成隨著他手指地方望去，忽見崖頂上彷彿天河決了口倒下的洪濤裡，翻滾著兩個赤條條的孩子。再細認時，方辨明有一條飯碗粗的長藤，中段暗結在瀑布下兩岬夾縫的深谷裡，兩端卻生根似的各繫在兩岸的土中。此時正被兩孩解放了谷中的結，趁勢同秋千一樣沖激的水空裡直蕩進去，簡直是天蓋下掛著一座穿雲的水晶壺，跳躍著一對戲水的金魚。一瞬日間，兩孩已離開了瀑流，緣著藤直滑到溪岸。只聽溪邊徐驥拍著掌歡呼道：『妙啊！好一雙絕技的弄潮兒。奇啊！好一條自然秘藏的飛橋。』說著話，搶上幾步，縱身只一躍，兩臂早挽上了懸藤。全身懸垂在空，手和臂變了肉翅。一屈一伸，一路飛行而進，恰堆入了雪崩的洪水圈裡。

「條地豁刺一聲，徐驥全體隨了一邊脫控的老藤，突落沸成危潭的渦旋裡，被幾個狂浪打擊，卷入溪中不可控制的急湍，向下海直淌。但見水花飛濺了幾陣，一些人影也找不到了。老番站在岸邊，張手頓足，嘴裡狂喊道：『怎麼千年的古藤，今天會拔了根，送了老徐的性命？你倆到底怎麼弄的？』兩孩也喊道：『太奇怪了！這棵藤根本長在我們屋後竹林外的石壁上，若不是有人安心把刀斧砍斷，任什麼都拔不了根。』老番道：『是呀，一定有歹人暗算！我們已沒法救老徐的命，只有趕快去殺那害人賊，替他報仇！』一聲呼嘯，三人一齊向崖上跑。義成正著急他同伴遇險，想跳下崖去營救，忽聽到這幾句話，頓悟自己犯了嫌疑，一落番人手裡，定遭慘殺。三六著，走為上著，只好不顧一切，逃出竹林，飛身上馬，沒命地向來路狂奔。奔夠了一兩個鐘頭，不知越過了多深林巨壑，估量著離猴悶溪已遠，心頭略略安定。剛放鬆韁繩，忽地望見遠處月光中，閃電般飛過一個騎影，等到再定睛時，已轉入山彎裡不見了。義成十分驚訝，料定就是害徐驥的人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加緊一鞭，追尋前去。正追得緊時，風中傳來隆隆的炮聲，又一陣陣連珠似的槍聲。越走越聽得清楚。義成猛吃一驚，擡頭遠望，已見天空中偶然飛起的彈火，疾忙催馬向火發處馳去。又走了半個鐘頭，纔現出一個平坦寬廣的坂路，上面屯聚著一堆堆的人馬營帳，旗幟刀槍，認得是吳統領的隊伍。那路上面，恰當著兩座高峰夾峙的隘口。那隘口邊，已臨時把沙土築成了一條城堡般的防障，吳統領正指揮許多兵士輪流著抵禦下面猛攻的敵軍。義成趕到，下馬上前謁見。

「吳彭年一望是他，就喊道：『你和徐驥到哪裡去了？日軍偷渡了太甲溪半夜來攻，你們的隊伍先自潰退，牽動了全軍。我們當然也抵擋不住，直退到這凹底山的隘口。好容易纔扎住了，你們民團被日軍追逼到東面的密菁中，至今不知下落。咦！怎麼你只剩一人，徐驥呢？』義成知道自己壞了事，很慚愧地把徐驥去尋鄭姑姑和自己跟蹤目睹的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吳彭年驚道：『啊！這說來，徐驥是被人害死了。害死他的，一定是劉通華！』義成問道：『統領怎麼知道是他害的？』吳彭年道：『劉通華早已不知去向了！如今事已如此，說他無益，由他去罷，還是請你振作精神，幫助我一同防守要緊。』義成到此地步，既悲傷徐驥的慘死，又悔恨自己的失機，心裡十分的難過。現在看見吳統領不但不斥責他，反獎勵他，豈有不感激效命呢！雖然敵人炮火連天，我軍死傷山積，義成竟奮不顧身，日夜不懈地足足幫著守禦了三天。到第四天的清曉，日軍忽然停止了攻擊。義成隨著吳彭年在大帳裡休憩，計議些防務。忽見幾個兵士捉住了一個番女，嚷著奸細，簇擁進帳來，請統領屏退從人。如不相信，盡可叫兵士們先搜我身上，有無軍器，或者留林義士在這裡護衛，都聽統領的便。』吳、林二人聽了，暗暗納罕。當時照例搜檢了一通，真的身無寸鐵。吳統領立刻喝退了護衛，只叫義成執槍侍立。那番女忽地轉身向外，拔除了頭上滿插的花草，卸下了耳邊懸垂的木環，扯掉了肩頭抖張的鳥翅，拉去了項下聯絡的貝殼，等到回過臉來，倏變成了一個垂髫豐艷的美貌少女。義成先驚叫道：『你是鄭姑姑，怎會跑到這裡？』言猶未了，把吳彭年也驚得呆了。鄭姑姑微笑從容說道：『我自有的跑法，林義士不必考問。我現在來報告的，是我預定的破敵奇計。』吳彭年詫問道：『你有奇計嗎？』

「鄭姑姑把眉一揚道：『原也算不了奇，不過老套罷了，我從前夜裡在大岡山，領了百個壯健些的番女一同下來。剛到傀儡內山的郎嬌社，就遇到民團潰兵竄過，向著山後卑南覓逃走。日軍見窮山深菁，不敢窮追，便在社內扎住了。幸我先到一步，把帶來的番女都暗暗安頓在番眾家裡。我只留了老婦二人、小番女一人認做親屬，也佔住了一座番屋。日兵一到，在休戰時間，第一件事，當然是搜尋婦女取樂，補償他們血戰之苦。番女中稍有姿色的全被擄去，注目到我的格外的多。正謀劫奪，忽然闖進一個會說中國話的青年軍官，自稱炮兵隊長，相貌魁梧，態度溫雅，不愧武士道風。進得門來，便把老婦少女支使出去，親手關上了門，轉身挨我身旁坐下，很婉轉地和我搭話。我先垂著頭，佯羞不答，也不峻拒。他有些迷惑了，絮絮叨叨，說了許多求愛的軟話。我故意斜看了他一眼，低低說道：『像將軍這般英雄年少，我在中國還沒有遇見過。若能正式娶我，我豈有不願。』隊長道：『令娘真好眼力，我恰正沒有娶妻。』說罷，就拉我就抱，將施無禮。我卻徐徐把他推開，帶著嘲弄的樣子和他說：『哪有堂堂大國男兒，想做苟合之事。』他倒窘了，問我該怎麼辦呢。我說：『我們既是正式婚嫁，難道不用媒證？』他說：『一時那裡去找？』我問：『圍繞在門外的那些人是誰？』他說：『是同伍。』我道：『何妨請他們進來，做我們的媒證。』那隊長見我說得誠懇，很歡喜地答應，竟招眾人進門，宣布了大意。大家都歡呼贊成，並且要求我立刻成婚。我推托嫁衣未備，便做和服至快也得三天。這麼著，磋商的結果，定了後天下午成婚。我又要他當夜在我家裡開一個大宴會，他允許我請到同僚裡許多重要官佐，替我裝場面，內中我知道就有這裡的炮隊長和機關槍隊長。這些都是昨夜約定的話。老實說，我早準備下虎阱龍窩，就打算在這筵席上關門殺賊。可恨那些小鬼，一向看扁了中國人，這回也叫他們嘗嘗老娘的辣手，可見漢族還有人在，不是個個象遼東將帥的闖茸。我探知統領被困在此，所以特地偷空從小路冒險而來，通知一聲。請你們記好，在後天夜飯後，見東南角上流星起時，盡管放隊猛攻，做我聲援，必可獲勝。』鄭姑姑說完這一席話，吳、林二人都咋舌驚嘆。還沒有等到林義成告訴她徐驥往訪被害的話，一眨眼早把原來的番裝重進扎扮停當，上前一把拉了義成說道：『我不能久留在此，請義士伴送出營。只須說明是舊識的番女，免得大家疑心。其餘的事，請統領依著我的話做就得了。』當下吳彭年惟有唯唯聽命，義成也一一照了她的話，恭恭敬敬送到營外山角一座樹林邊，看她

跨上騎來的一匹駿馬，絲鞭一動，就風馳電掣地卷入林雲深處不見了。

「話分兩頭。如今且說鄭姑姑久住番中，熟悉路徑，隨你日光不照處，也能循藤跳石，如履平地。不一刻，已趕回了郎嬌社自己家裡，招集了她的心腹女門徒，有替她裁縫的，有替她烹調的，有替她奔走的。備了□壇美酒，□桌筵席，又請了許多同社的番女。那隊長見她這樣的高興忙碌，居然深信不疑。到了結婚那一天，家中掛燈結綵，小番女打著銅鼓，吹著口琴，當做音樂。滿屋陳列著四季錦邊蓮等各種花卉。日到中午時候，一排軍樂隊和一班肩襖輝煌、袖章璀璨的軍官，簇擁了揚揚得意的隊長進門。推了兩位年長的做了證婚人。鄭姑姑穿了極美麗的日本禮服，就在大廳上舉行了半中半日式的結婚典禮。黃昏將近，廳上已排開了□個盛筵。筵上鮮果羅列，最可口的是味敵荔枝的襖果，其他如波羅蜜、梨仔芡、王梨、芭蕉果、椰子、檳榔、甘馬弼等，不計其數。餚饌中，有奇異的海味、泥鰍、烏魚之外，又有蚊港的螞蟻，坑子口的蚶蟹和蚝螺，樣樣投合日人的口味。絡繹左右的，又都是些野趣橫生的年輕番女。那些日軍官剛離了硝煙彈雨之中，倏進了酒綠燈紅之境，沒一個不興高采烈，猜忌全忘。隊長則美人在抱，目眩魂消，不知不覺地和大家狂飲大嚼起來。酒過數巡，陡見滿堂的燈燭逐漸熄滅，伺候的番女逐漸減退。大家覺得有些詫異，互相詰問，人人都道腹痛如裂，正要質問鄭姑姑。鄭姑姑出其不意，已袖出匕首，直洞隊長之胸，立時倒地；拔出刀來，順手又殺一人。其餘番女各持兵器，從暗中竄出，逢人便斫。日人都徒手袒露，無可抵禦。眾人想奪門而走，誰知前後門都落了大門，鎖上鐵鎖。日人無奈，只好應用他國粹的柔術來抵敵。鄭姑姑率領了一大隊親練的蠻學生，刀劈槍挑，殺人真如刈草。一剎那間，死尸枕藉滿庭。即不受刀槍刺死的，也都中毒死了。這一場惡戰，大約來赴宴的百餘人，沒有一個幸免。

「那時忽聽西北方凹底山邊槍炮聲一陣緊似一陣，鄭姑姑知道她放射流星的效力，吳彭年軍隊已響應了。門外知風的日兵，也圍得鐵桶般的劇烈撞擊。鄭姑姑忙收拾了屋內和場上縱橫倒斃的日人身上許多槍彈，分配給眾番女，高聲喊道：『我們的死期到了！一樣的死，與其在此等死，不如衝出去戰死！』大家同聲附和。鄭姑姑舉起一塊大石，打破邊牆，率領了眾番婦，長槍短銃，和著鐵鏢弩箭，一窩風地向日兵聚集處殺去。日兵正集中在攻門，沒有提防到一大群見人即噬的雌狼在外面反攻，一時措手不及，等到轉身抵禦，已經成了肉搏的形勢，火器失了效用。雖然殺傷了不少番女，究竟大和魂的勇猛，敵不住傀儡番的矯捷。還有郎嬌社全社的番壯，一齊舞動蠻器，旋風似地卷來，只好往下直退。退到太甲溪相近，恰遇到吳彭年和林義成也率了大隊，在凹底山衝下。鄭姑姑和吳彭年合在一起，奮勇追奔。日兵本備下渡溪的船隻，一到溪邊，都爭先上船，慌亂之際，落水和中彈的不計其數。數百只船艦正載著逃軍蕩到中流，岸上的追兵和船中的敗兵還不斷地矢彈橫飛。忽地上流頭順著風淌下無數兵船，槍炮紛來，向日船中腰轟擊，頓時把日船打得東飄西蕩，不成行列。吳、林等在火把光中看時，只見來船船頭上站著個偉丈夫不是別人，正是徐驥。全軍中人人驚喜狂喊，都說是徐義士顯靈助戰，立時增加百倍的勇氣，沒個人不冒死向前，竟奪得許多渡船，把日軍一直驅迫到海邊，方始收兵回來。

「等到吳、林兩人渡過太甲溪，忽不見了鄭姑姑，番女們都四處奔馳的尋覓她們的賢師。吳、林兩人忽在太甲溪的一個小灣水灘上，瞥見鄭姑姑滿身血污地橫躺在砂土上，旁邊坐著在那裡掩面號哭的，正是大家認為已死的徐驥。義成跳上去問道：『咦！徐統帶你怎麼沒有死，倒在這裡，鄭姑姑怎麼反死了呢？』徐驥嗚咽道：『我在猴悶溪斷了藤，抓住了藤沒脫手。幸遇到鄭姑姑巡山看見，她救了我的性命，並且許我下山，設謀殺敵。誰知她的計成了功，她可在爭渡時胸腹中了敵人的兩彈，我竟眼睜睜看她死去，沒法救活，這未免太慘傷了！』於是大家纔明白這次戰勝的首功，全是鄭姑姑一人。大家都灑淚贊嘆，不用說，第二天就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喪儀，全軍替她縞素一天，把她葬在大岡山的龍耳瓮。這個捷報申報到劉永福那裡，自然更增了徐驥和林義成的信用。雖然後來還是劉通華懷恨背叛，到了七月中，利用大幫土匪，造了大營嘩潰的謠言，嚇跑了新楚軍統領李惟義，牽動前敵，袁錫清戰死。日軍仍襲據了太甲溪，進攻彰化。劉通華又導匪暗襲八卦山，破了彰化，吳彭年也殉了難。日軍連陷雲林、苗栗二縣，進逼嘉義。當時和日軍對壘的，只剩徐驥和林義成兩人，還屢次設伏打敗日人。然日軍大集，用全力攻臺南，徐驥和林義成相繼中炮而亡。從此劉永福孤立無援，兵盡餉絕，只得逃登德國商輪，棄臺內渡了。但至今談到太甲溪一戰，還算替中國民族吐一口氣，在甲午戰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哩！不過大家不大知道罷了。」

肇廷講完這一大篇的歷史，赤雲先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龔璣人《尊隱》上說的話真不差，凡在朝的人，慊慊無生氣；在野，自多任俠敢死之士。不但臺灣的義民，即如我們在日本遇到和弑天龍伯在一起的陳千秋，也是一個奇怪的人。」被赤雲這句話一提，合座的話機就轉到陳千秋身上去了。又誰料知己傾談，忘了隔牆有耳，全灌進了楊雲衢的耳中。正和皓東在動問那大姐阿毛，忽然相幫送上皓東家裡來的一個廣東急電。拆封一看，知道是黨裡的商業隱語密電。皓東是電報生，當然一目了然。電文道：

大事準備已齊，不日在省起事，盼速來協謀。

當下遞給雲衢看了，兩人正格外地高興。倏地簾子一掀，一陣鶯聲啞啞地喊道：「你們鬼鬼祟祟的幹得好事！」兩人猛吃一驚。正是：

血雨四天傾玉手，風雷八表動嬌喉。

不知來者何人，下回再來交代。